



16
2559
6



16
2559
6

鈴山堂集卷第十九目錄

序

文華盛紀序

贈石潭汪先生序

贈大宗伯夏公序

送邱潮州序

送翁少泰序

贈李宗介序

送僉事李君序

贈王子儀序



贈胡用甫序

贈嚴明府序

鈴山堂集卷第十九

序

文華盛紀序

文華殿為我朝列聖講學之所 皇上懋崇正學
 慎徽彝典顧殿之東至舊設佛像乃命撤去以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敷聖人製主設位而祠焉
 冬十二月丁丑惟奉安之期夜漏四十刻 上親奠
 輔臣禮卿講讀儒彥咸預在列籩豆苾芬鐙燭燦輝仰
 瞻在上如敷聖人復生既 上御西室 天顏晬怡
 玉音煥發進諸臣而諭之曰朕奉聖師以為景慕進修

之地然啓沃交修實望于卿等罔朕棄于時諸臣咸欣
踴感奮自慶夫千載一時之遇禮部尚書臣時退則恭
錄 聖製祠告之文祇承之 論及諸臣陳謝之疏刊
爲書以昭示天下而謂其僚嵩曰子宜叙夫所以刻茲
編之意 臣 嵩謹拜稽首言曰 皇上茲舉也而衆善具焉
正祀一也原統二也納誨三也佛氏之說乖義數倫誣
惑民志夫正祀則異教屏矣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居君師之位也 儒教以行道於上周公孔子雖無其位
而有其德制禮述經以明道於下聖聖相承繼天立極
實啟道統之傳 此萬世帝王之師也夫原統則聖學淵
矣山嶽集土壤以成其高河海得衆流以助其大明王
藉賢正以弘其德昔高宗於傳說明之以啟心沃心喻
之以鹽梅舟楫夫納誨則衆善達矣夫是舉也三代而
下吾未聞矣嗟夫非大聖人其孰能與於斯此天所以
開億萬載太平之休豈偶然之故哉夫摹天地繪日月
則難爲工 皇上聖德峻功宏謨盛製詎可以言詞殫
述茲紀也特 文華之一事耳而下土之臣論丕煥之
文仰惟皇之極其有不遵義迪德復性合中者乎 臣 無
似願與臣庶共勉之茲固臣時所以刻茲編之意也

贈石潭汪先生序

石潭先生既謝事居蘭坂之上境號殊絕兩溪環流奇
峰萬疊烟靄蒼翠恍與世隔良田平野魚稻蔬果無求
于外而足予往歲北歸自上饒趨弋陽捨舟問道所由
以候公時日將晡山行三十里深阻蒙翳稍近聞溪流
澎湃洶號萬木間涉溪尋徑以抵公之廬秉燭促席語
如夢寐翌日周覽溪上還坐層碧之樓公指山雲語予
曰子知夫雲乎始觸石冒嶺才膚寸碧耳稍洩洩然蓬
蓬然其碧漸增其層見溢輪囷疊積瀾漫渤鬱隱見
諸峰間積已倏散或散而復積頃刻萬變而吾得靜觀
焉蓋樓之勝於是爲最故以層碧名焉嵩起愀然曰

誠樂於此乎夫君子遭世之理奮庸熙績使君受其

德澤加于當時名聲流于無窮是故嘉唐虞於上世田
殷夏於中古許身稷契邁迹房村斯哲人之令猷志士
之休烈也其或遇合乖於幾微常變形於造次江海懷
魏闕之憂平居與漆室之歎則有撫景不怡當食忘味
者矣若夫茹芝商巖洗耳潁濱麋鹿之與處獲狄之與
居置理亂於弗聞託高閒以自佚韓子所謂獨善自養
不憂天下者之所安也豈世所望於公抑公所自待者
哉公嘿不應于是予來京師二年矣聞公攝養益完闕
距益固縉紳大夫道境上有欲造者往往以疾辭雖親

識罕得見其面仲氏少公築第邑之西谿歲時往來
山中相對觴咏賞析爲采予方恨二公之遠奉教之無
期也爲造雲山之歌以可予仰止之思因季氏侍讀君
有之歸而獻焉以爲公壽歌曰萬壑兮千峰宛天臺兮
崆峒被幽巖兮芳茝蔭白石兮長松山中兮何有白雲兮
日霏霏以承雷辛萸葍芳兮薜荔爲牖我處我遊兮樂
且無咎雲出兮英英矯游龍兮上征雲歸兮何所忽闕
寂兮山之岫賈舒卷兮同心我嘯我吟兮我道與伍嗟
山人兮列仙佩明月兮披冠騎玄鶴兮下上斲松苓兮
承年羣龍兮滿朝威鳳兮天路塞胡爲兮山中獨淹留
兮遲暮攀雙桂兮瓊枝望雲山兮孰知我思

贈大宗伯夏公序

今天子以上聖之資稽古崇禮圖惟治功期登斯世
於三五而猶以知人得賢爲務之先公卿而下或謀揆
政治或正定禮樂或賡歌風化皆得密邇袞黼親承詔
諭其有竒才瓌行足當大任者必簡在淵衷旣久而
親試其然然後超用以觀厥成若今大宗伯桂洲先生
夏公其一也公始起官給事中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辨
忠邪擢僥倖糾弊隱軍國大政獻替爲多巋然諫垣之
望然未有以表異也會建議親蠶及郊廟諸禮一日

天子召見便殿賜敕若曰爾自居言官多所建白皆爲國爲民甚有裨益而耕蠶二事又見所以爲朝廷廣思忠愛之心朕特嘉爾忠賜四品服色降勅褒諭於是在廷之臣莫不動色悚歎以謂 上簡注於公者久矣自是親寵日隆未幾陞侍讀學士仍掌諫垣又特賜金犀束帶未幾陞少詹事召入翰林爲學士未幾進貳禮部遂正位宗伯未及期年超進六列晉錫便蕃冠絕倫類觀公所遇合豈非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哉嵩嘗感於古君臣之際矣雖有興理願治之君而不得其臣德業無自而弘雖有懷竒抱傑之賢而不遇其君謀謨無自而著夫莘野膺三聘之勤版築副爰立之望不可尚已後世若唐太宗馬周一見歡若魚水言聽諫行顯爵美秩畀之無所惜宋哲宗拜蘇軾翰林學士賜對衣金帶夜召禁中嘆曰竒才使二臣者不遇二帝亦坎壈羈旅沈鬱庶僚耳然周以常何之薦軾以神考之知若公者非有因緣憑藉之資崛起恒列躋於大僚茲實惟 聖天子知人則哲之明遠追古帝王而非後世之君所能及也嵩憶公始釋褐時嘗召試館職有司者偶失選掄當時論者深致夫遺珠之嘆詎知夫材鉅者用宏積厚者發駿天之成就英賢故自有在耶公方爲霖爲礪攄堯

舜君民之志匹休古名臣之業以贊翊我 聖天子中
興之盛治所謂馬周之奏疏蘇軾之文章蓋不足爲公
道矣而遇合之奇適有相類者故予特備論之以誌諸
吾黨之士相與慶公之有遭而觀其成焉

送邱潮州序

潮爲州在南海萬里外限以五嶺匯以重溟鳥道蔽日
鯨波浴天島夷卉服言語莫辯前代仕者恒弗樂至其
地韓文公至其地人始知書則去中國遠且陋固然矣
明宅有天下環海內外視同戶闕置吏分治其守長缺
率簡廷紳有文行材諳者往踐其任擁傳褰帷崇顯威

重典內郡埒潮之士觀藝上國勅策決科召居金馬石
渠之署彬彬然與國士偕焉夫其生窮海之岷犂犢陋
之習與文儒之教非皇化遠被耶化之所被雖草頑類
飛走異彙罔不咸若今之惡溪有冥頑不靈爲民害如
鱷者乎異時鱷雖冥頑不靈爲民害韓公文而驅之鱷
輒避徙去異類猶爾矧今士皆知學文教蔚興時乎然
則潮之俗易論其民易格其爲令易行化易洽可知也
禮部員外郎邱君王靜擢守潮州君之去也無昔人不
樂至之嘆奉宣 天子德意治教斯民吾知其易易然
矣予聞潮之東有山焉韓公嘗登覽植木其上邦人因

稱其山爲韓山木爲韓木景仰嚴祀有堂有祠君子流風遺澤爲世所慕如此主靜其尚往而求之哉

送翁少叅序

德與位其進也必有漸乎王者制用賢之典布內外百執事以分理天下之務掄才計考小大承序摩以歲月使其人安乎其卑而須之以久觀乎其成而無覲乎其速涵濡培植以粹其德也更嘗練習以達其材也砥礪濯磨以潔其操也三者君子所以漸於進也易漸之諸爻皆取象於鴻夫鴻之爲物時至而羣序自于而磐而達有漸進之義焉今夫木之始生也拱把尋丈耳其既盛也鼓之以雨風飽之以霜雪厚之以土壤挺然勁蔚然喬矣其久也橫澗絕壑干雲霄而蔽日月矣無他進有漸也君子蓄德居善以馴致崇顯何以異於是翁君進吉起家蜀瀘觀藝於京師銓授得吏部司務君低徊其間餘七年稍遷祠部員外郎進主客郎中又三年擢拜廣東布政叅議於是去下而卽崇矣其寮案榮之相率請於大宗伯李公屬予言以爲行贈予知君質厚不浮敦樸有裕營職治事循循然安之所謂須久而不失其漸者歟往哉無亦惟是令德之是圖焉振儀天路作棟明堂吾於子乎觀之矣

贈李宗介序

宗介將之泰安之任今大宗伯序菴公其伯兄也公語之曰士筮仕得五品秩爲大夫出專方州不已榮乎饑寒疾痛下有欲也於我乎求遂得蹠期會有委也於我乎責成不已難乎夫履寵恩辱居難思殆子如何而可宗介聽以請曰願有教也他日公語諸嵩曰吾弟猶介人也少從吾學日坐一室執冊而誦思顛顛然疾風冥雨之弗知也非其人不妄與之交性所不合不與之言吾患其不諧於政也嵩曰夫猶孔子之所取也宗介誠狷於守官也公無患耳矣夫人之性各有所受也尚

大者喜功其智足以集務其弊也或放而不制惡過者明節其執足以矯俗其弊也或隘而少容均之非中也君子曰與其放也寧隘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夫不爲者有所執也狷然後能執夫苟有執矣必能決擇于是非取與之間不爲物屈不爲利收將於道幾矣而奚有於從政哉雖然吾有以告宗介詩有之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宗伯公明德令望含和挺直粹然中正而天下儀焉宗介其亦歸而求之哉凡與宗介遊者皆公之門人及禮部之屬也各賦詩餞之嵩承公命序之

送僉事李君序

李君宗周將之四川按察之任人或曰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俎以代之夫俎豆軍旅異習州邑蠻貊異觀禮樂政刑異施今之按察冠惠文衣繡乘傳按行所部察冤抑糾貪墨其官刑官也李君造屬乎春官之署耳熟典章目習儀數愉翼周旋優柔平中行不矯厲言無朴囂一旦操吏案與珥筆者侶責以獄訟之事無乃異乎予曰不然也夫禮與刑其異體同用也經緯品節整齊民志是之謂禮束縛芟刈禁戢奸慝是之謂刑昔者聖王防民之欲爲禮以制之爲之宮室車輿之器居有等爲之衣裳組紱之服有式爲之尊彝壘爵之器有度有朝覲聘問射御師山之典有冠婚喪祭之儀使民習而行之不敢踰侈冒僭遂其非分之爲其久也遷善遠罪被教成俗而忠信仁義興焉自夫禮廢而後民蕩民蕩而後日陷於刑辟而莫之禁由是不得已而用刑焉故禮者止其未萌者也刑者禁其已萌者也異體而同用也夫禮樂之教四達而天下治今天子稽古崇化超然遠覽三代聖王之制典舉曠墜釐正訛謬條析儀度粲然大備傳曰禮樂百年而興者其在茲歟海內承德仁義中順之行興政簡刑措之治致吾於李君

之行觀之矣

贈王子儀序

洞庭山在震澤中氣狀淑特涵浸巉鬱爲吳奧區少傅
守溪公以名德大老實居其間高風峻節震耀海內
天子特遣大行人持詔卽山中之廬致存問焉欲起而
授之政公曰吾老矣不可以復冒寵祿屣脫世故惟與
沙禽野老追逐於雲月之間嗚呼其誠樂於此山者耶
君子進則坐於廟堂得君行志致理於天下退則處邱
壑著書明道以覺來世公在正德初入筦機務值權姦
柄國奉身而退蓋歸十有餘年日惟勸書著文精奧演
述極作者之趣而立則公雖未竟其彌綸之業而隱
作則卓爾大雅振起斯文之衰非來學之幸耶世之學
士大夫思考德問業庶幾一造公之堂而湖山屢僻渺
不可卽則往往幸見其嗣人詢公之起居時問訊以致
夫仰止之私故子儀之官南都也人之愛之者有加焉
子儀公之仲子也以蔭補南京督府都事靜慎而和翼
恭而執禮被服無華章人之愛之又以其能子也故其
以三載考績而歸也衆相與謀繪圖賦詩佐其稱觴之
慶而嵩遂書所以爲公壽者致之俾歸而獻焉賦者八
人出翰林者五皆公之門人也其三人同里云

贈胡用甫序

祿與位世所慕以爲榮者也父母以是望其子子之欲
孝者以謂非是無以慰悅其父母之心讀書爲學纂言
爲文凡以爲仕祿之具而已是故雖有賢者不能以自
振也昔者七十子之學於孔子也其得以孝稱者曰曾
子閔子而已曾子弊衣而耕于魯之野閔子辭季氏之
宰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夫二子者未聞其
祿仕也學於聖門德成爲大賢名在萬世其所以爲孝
者如是耳矣今世之士不務曾閔之學必謂祿仕爲足
致孝其親則是今之士之孝其親顧獨優於曾閔者邪
廬陵胡用甫氏始舉於鄉旣而連舉進士不第來南雍
學於後渠崔子之門崔子者文學論議高一世罕所許
可獨心備用甫語與終日用甫嘗學於西泉劉子爲古
文詞簡健有法又嘗學於陽明王子習其說而宗之夫
學以適道則不詖取正於君子則是非不謬德以彌之
藝以祿之祿與位雖未至其得爲用甫病耶用甫聞來
語予曰二親年並六十羈業于茲不能有所順適其志
若欲得予文爲壽者予故以是說張之書以壽翁孺人
且諭諸鄉人曰無徒榮彼而易此也

贈嚴明府序

予聞今之最吏也曰其賦集也其訟理也其役均也其
豪右賤而善良者植也賦之弗集訟之弗理役之弗均
豪右肆而善良者弗植斯誠曠其職宜殿且罰賦集而
已矣訟理而已矣役均而已矣奸賊暴禁而已矣亦吏
之常耳不足道也昔者君子之論曰德成而上藝成而
丕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夫仁義塞其中忠敬廉讓出於
躬而孚乎其所謂行與德也可尊者也師辨衆祝史
辨祀吏辨文法所謂藝與事也可後者也先王之世右
賢左能其始也考行於里其器而授之位也則公卿庶
士皆得其才後世科第取士之制興而國論不及乎

巷之實士之進者類以淺薄浮蔓之又而其試吏也又
嘗出其辨智敏給之才皆足以取譽取雖有好修之賢
而才與藝或詘則世稱之者亦少焉嚴若季祥歸安人
也數舉進士不利乃就常格得一令補吾邑君之爲邑
四年矣集賦理訟均役戢暴不遺餘力校其能固不盡
出世吏下也然君子所稱異於是曰君操志謹潔自其
窮時物無苟取無飾行無詖詞其爲仕也約其身以及
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欲爲每飯脫粟安之嗟夫其所
謂行成而好修有里巷之實者耶君將奏績於 朝予
故著是說以張之俟夫司陟明者擇焉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目錄

序

贈太子太保元輔李公序

送戶部尚書秦公序

贈大宗伯月湖楊公序

贈大宗伯張公之任南京序

少司徒吳公考績序

少司寇胡公赴召序

贈陸選之序

贈李運司序



贈易揚州序

贈蕭提學序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一

序

贈太子太保元輔李公序

海之大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天下之水至自江淮河漢
 譬若輸約然方其破崖塹辭封邑排沙石委折而東下
 亦不知其幾千萬里也江之水不與淮謀河之水不與
 漢謀輸約於海若同心然是故有容莫如海今夫大雅
 宏達之君子蓄德積望登庸廟朝為天子之相環天下
 士奔走王國何啻江淮河漢然其輸約於天子之相也
 各以其道至智者以謀勇者以功瓌藻者以文忠樸者

以德而皆天下之才也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至而相道愈光是故晏然廟堂不動聲色士無賢不肖樂出其門下武夫隸人亦莫不想聞其風采覩之為快而天子實恃以為安此其樹風聲而布德澤也豈不遠哉嘉靖十年天子虛內閣之位久難其選中外之士相與議曰必序菴李公其人已而 上出手勅果柄用李公士則相與賀曰是所謂休休有容者非耶公昔起翰林為編修已頎然有公輔之望及陞侍讀諭德學士歷二十餘年乃晉貳禮部遂正位宗伯當 聖天子禮樂維新之日贊翊大議惇典正祀 上每有密諭親歷 宸翰 肅為大宗伯而不名特賜玉帶銀章 聖書褒諭今晉秩官保眷遇益隆而公謙慎抑畏常如一日未始少易其素平居無疾言遽色掩覆人過推引後進樂善如不及以故縉紳之士覲德誠服者不謀而同詞焉昔之論相道者必以蒐揚善類集眾思廣忠益為賢然則光輔太平弼諧 中興之治公其果慰於士大夫之望哉公河間任邱人也其地實在瀛海之間嵩嘗以謂雄波鉅浸吞吐匯積鍾美孕粹必有異人者出焉觀於公偉度弘量其信然矣河間之仕於 朝者謀屬言於嵩以為公賀嵩昔在禮部獲辱寮案涵沐淵懿竊自謂知公之

援而識其大者故借海爲喻

送戶部尚書秦公序

禹宅百揆臯陶爲士夷夔典禮樂垂共工益掌山澤聖人之於國也用當其才而已矣夫舜之時賢才豈可勝用哉然選於衆以爲是數職者非禹臯陶夷夔垂益不可也而禹臯陶夷夔垂益者卒守其職而名後世然禹臯陶夷夔垂益之才豈顧偏長於是哉惟上所用試而效故賢才之名世也藝周於用而已矣嘉靖改元之天子遼東名德以補庶位一時諸賢彙進論者欣

謂有虞廷之風焉于時山秦公自都御史

湖南召爲戶部侍郎公始舉進士爲戶部屬郎有名而久于其政其來戶侍也其尚書爲孫公事多咨公以行今年二月拜爲南京大宗伯其秋八月改大司馬奉勅泰贊機務閱兩月竟召爲大司徒蓋公之才無所不能而司徒之任必授之不釋者詢謀僉同歷試旣效之意也今天下大政寄六部司徒掌邦計財賦調度金穀出入緒錯務殷其任爲難比歲不登財匱而經費不給尤難也然則調劑營度使公私給足而民賦可經官用有節而侈濫以革非公其誰賴哉夫器隆然大者所受必重山嶽之崇鉅也出雲雨而被四海公克養有道其德

粹然謀謨經畧民物陰受其福而不自以為功所謂藝
周於用治職而名後世以匹休古大臣君子之事者嵩
不佞竊以是望公於其行也同留務魏國徐公保定侯
梁公來屬贈言遂書以為贈

贈大宗伯月湖楊公序

政與學有二乎哉儒者明于仁義禮樂通乎古今治亂
之理以至損益廢置始終緩急之宜無不知之其處一
室而慮周乎九州四海之遠其出而效用小之釐百司
之務大之首丞弼之任無所施而不可何則其為道也
兼乎實用而非空言其為事也達乎至理而非文具終
世論政者乃或不本于學而志道者或不及於事蓋有
繩趨尺步為謹巖棲谷隱為高辨文析義為奧問試之
政或迂僻固滯而莫能通至若應時達務剴繁理劇者
問之大道則又忽焉不加之意而政與學二矣豈不重
可歎哉大宗伯月湖先生楊公蚤有志乎斯道其學以
伊洛考亭為宗而潛心當世之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
役以至星曆筭數之微莫不論著商確條理粲然要其
所自得者深矣考公仕宦所履歷在諫垣劇切時政凡
所建白闕涉大計歷卿寺進貳禮部皆居南都號簡逸
而嘗兼攝工刑之政即究意殫力若真為之迎刃發劘

人輒稱善尹京府時利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前尹所未
爲者蓋公之學歛而愈章施而不窒明體以達用者乎
然嵩嘗以謂百司之務凡有材智幹局者皆能之至於
文章言議推理明法按古據義於以決疑定是論道弘
化者非儒學之臣不能也若公則真其人矣公平生論
治以君德成就必講學親賢爲要前後章疏屢屢言之
今 天子進學之初取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撮其切要
釐爲節畧上之使進而居密勿從容之地沃心輔德禪
益不少惜公既老而歸矣古之君子負堯舜君民之志
者不必其道之果行其退而寓諸著述以明斯道於來
世使推考其蹟而行之其所及者尤遠則公之用所未
究者其有待乎此乎公 行矣南都之公卿自居守之長
至百執事悵悵然以儒者之去爲惜所謂疑孰與質政
孰與諮而處考德問業之士孰與依歸矧嵩也鄉後進
尤不能釋於情者故敬以是贈焉於乎公其何以教之
哉

贈大宗伯張公之任南京序

荆與岳跨漢之南爲州壤袤而流匯炳靈毓秀而元夫
鉅人出焉有若文定楊公居闕鉉典密務有若文僖黎
公登廷魁位宗伯兩公相望先後文章德業輝炳一世

乃後四十年則有今陽峰張公云公舉進士甲科讀書
中秘既乃職太史拜宮諭學士揚英振翹文望蔚起
皇上緝熙聖學簡儒臣六人日侍講幄公忝其間公器
貌端厚進趨雍雅敷陳古訓明覺剴切 上每注聽焉
冊立 皇太子妙選宮府庶僚公以待講學士兼詹事
府少詹事隱然公輔之儲矣會南大宗伯缺員下廷推
至再凡擬四人以上 上特以授公蓋重其選也公與
文定生同邑而髫鬣時又受業文僖之門文僖固嘗以
國士竒之妻之以其孫女今之往也實踐文僖舊所居
之位行且被召命入輔左右駿駟平匹休文定之芳躅
矣嗚呼維建國固多賢也乎哉大賢才之出也
為世用不獨為其一鄉之重而已而自一鄉論之其風
氣之感召師友之淵源容有不可誣者公往在詞林涵
養負挾見諸啟沃論撰者彬彬乎其盛矣而施于有政
寔自今始今兩京六曹並峙體勢惟均南京為我 皇
祖肇造之區品式章程具在有司百餘年來防禁滋弛
禮文百度諸司庶府求正而取咨者惟公是望也公往
哉出其素所閱歷諳練之餘若駕輕駟就康莊若執著
秦定衆志不但作式留都且為他日贊元經化之地矣
言也獨縻于茲幸公之共寮案獲鏃礪括羽之益為多

而令則遠別以去能無介于懷哉故于九卿諸大夫之合餞以觴也特以是道公之行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言生有自也又曰維申及甫惟周之翰言出有爲也

少司徒吳公考績序

處煩任重令修而政通民輯而邦理功之著也夫是之謂才守道直已細矜而獨慎德立而譽光節之美也夫是之謂行才行備夫是之謂士然予觀夫士方年壯志銳意有所慕立名喜功之氣勝踔厲奮發以美才奇節自見世多有之歲月既移所慕者獲能不自怠者鮮矣歷蹈禍難頓踣困躓終始不自悔者其尤鮮哉南京戶部右侍郎東湖吳公早有卓行舉進士卽上書言民所利病已駕軋行葦既而歷郡邑陟藩臬副都臺出入兵戎錢穀之寄幾四十年前後抗疏論事無慮數十中間忤權閹得罪幾斃蓋今天下論舉難事劇司有餘力者論特立果行禍變不懼者必僉曰東湖公云公頃自湖南召入爲兵部侍郎數日而有南京之命或意公不能無少望且囊括臍噬將亦少懲矣然公無幾微見顏面勤勞治職弛張興革勇往直遂壯銳者所不及復條時政十二事上之蓋公果毅揭揭自樹性然也當其意所獨至卽舉世非之不沮不回政暇則繙閱羣籍各賢緒

論吏治條貫以至器物名數罔不究切口誦手抄積於
案几此豈有所悔而怠者乎夫論士者必原其志必徵
其學必究其終志者衷之存也而誠難學者用之積也
而不倦難誠不倦而後可終故終難卽是而觀世固有
早詭烜赫可集事於一時而無建於永圖矯抗沽激可
徼譽於一時而不競於晚節者其視公何如也當 明
聖渴賢之日衆方期公益寃厥施以謀謨廟堂使天下
陰受無智名無勇功之福亦公之志也而近且累疏辭
位茲以考績經謀歸卧則賢者出處衆人固不能窺其
際邪雖然公豈得終辭哉敬以是道公之行

少司寇胡公趙 召序

昔漢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有犯蹕盜環者帝欲重其
罪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又曰法如是足也帝許之
申屠嘉爲相大中大夫戲殿上則檄召困辱帝至遣使
往謝丞相夫臣之執法也犯顏強諍而不爲拂君之從
善也改容異志而不爲難是故臣主之名俱榮政令一
朝廷尊而天下治後世尊君卑臣之分嚴而左右讒閹
之說勝夫分嚴則情志隔矣讒閹之說勝則是非眩矣
天子曰辟予曰勿辟由是辟焉則爲濫罰天子曰宥予
曰弗宥由是宥焉則爲縱惡於是有逆耳之言有貌從

之失而君臣之道多不克終嗚呼難哉嘉靖二月秋刑部尚書見素林公既去位上博采廷議以左都御史蓉溪金公爲尚書東魯孟公廣平胡公則迺遷爲左右侍郎胡公自南京刑部特召以入君子曰其民之望乎其國之榮乎其刑平乎其弗濫弗縱矣乎胡公往年爲都御史巡撫大同抗疏諫武皇巡遊拒逆彬之邀饋被斥臥家士論韙之公性周練自始往至今所治皆要劇有聲望而飾之以文濟之以遠度茲往也有餘力焉况當明天子聽言急治之朝諸君子同舟共濟之美則享有其樂而無其難也庶將見之

陸選之序

選之拜福建按察之命其寮諸君相率請予言以爲贈予聞之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選之受易學於尊翁憲副妙齡擢上第伯季駢列華要稱文章家予則何能有所增益哉選之爲儀部二年當聖天子稽崇古制遠覽哲王迺議祀天禮地朝日夕月皇后始蠶于宮原徵建嬪御爲宗社長慮維時百禮叢舉古儀罔攸見尚書李公受上密命宸翰日馳乎南宮之署公討析疑義區畫詳定入贊大猷不遺餘力而選之實分理厥務操績書奏或受公意指或自出創構簡故實據經制愈

卒取具事理粲然而詞誼勁切敷奏惟允予叨部貳愧
 不能出一語為助然則余何能有所增益哉雖然予亦
 安能已於言夫世所稱以謂難得者精明博洽敏贍之
 才既得之矣施於有政若健翮乘長風高屋建瓴水驅
 駟馬騁康莊恣所往而莫之禦也然君子之論屢歎夫
 才之難得又病夫時之難為夫強明矯拂直己而自遂
 奮不度時勢之宜其失也激姁姁指常懷利而避害昧
 是非決擇之正其失也隨之隨不足道也而激豈事之得
 哉誠得夫大雅明哲之君子相與同舟而濟庶幾協濟
 共之誼敦匪懈之忠不要譽而尤不枉道而阿以

茲治君始進之矣乃遽別以法予能無介然乎
 以贈其嗟乎選之何以處之

贈李運司序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夫財者王者所恃以合天下之衆
 也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聖人思理財之難故制為法
 織悉備密擇吏而慎守之故吏者天子所恃以守天下
 之法也吏不良則法廢而莫守法不守則財弊而莫理
 財莫理則天子不得享其利貴倖強右從而蟠互牟斂
 其間非獨貴倖強右牟斂之隴晦川澤之賤夫皆能私
 其取予騁智擅力以恣其非望之欲甚則由是啟釁而

貽善夫廢法爲治雖堯舜猶難之况世主橫濫不經之
費欲持此而幸天下之給足其將能乎今之鹽課國用
所需財政之大者也特置運司以領之其長曰使曰同
知皆秩高而位寵常選諸吏有材諳勞績者表用之戶
部郎中新城李君擢爲兩浙運使同知君初爲令爲州
守爲揚州同知以入戶部前後皆有財政君皆優爲之
揚爲兩淮運司所治君往居其間則其吏能否政利病
修廢蓋習見餒聞之而概於中久矣蓋今百司具有已
成之法惟明習慎操之自足以致治况以君屢試旣效
之能曠政其無難矣乎部寮諸君子來求予贈言故以

是書之

贈易揚州序

四海九州之遠閭閻幽隱疾痛之情勢有所不得達於
天子之庭天子以拊循安集寄之於刺史縣令刺史縣
令於民近而易知也其情幽隱疾痛得於目易見也以
易見之近告易知之事由是下之情鬱而上聞君
之澤得不壅而下究雖有水旱凶荒之變而民不病故
曰天子所與其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今州縣之灾
甚矣淮之南北連數州之境亢旱淫潦夏秋相仍暴殄
蕩廬杼柚蕭然流離傭丐殍死者屬於道藉使令沓弗

治守貽弗恤如吾民何易君之守揚州也始至則親以
身當風炎日燠之毒以行禱羣祀澆旬當饋而嘆方寢
而不寐又已責弛禁抑價平糴列狀書奏 天子於是
有寬蘇之詔有賑濟之使夫蓄疹毒湯之世所不能無
也惟得人焉以求拯補之術則民恃無患雖饑且瘠而
不至盡委溝壑而今世吏其漠然者固無足責幸知其
急而欲拯之者其力與才又不足以集事如易君者既
不忽於民而力又有餘則爲之民者庶幾其有賴乎初
君將之官尚寶卿鄭公屬嵩爲贈言 諾焉而未有復也
及是揚之士以君治狀來告則以是爲贈庶幾以慰君
之志而相其勤焉耳

贈蕭提學序

人才風俗之未盡復古也其有由乎古之教也以德今
之教也以法以德者其本在躬行入於人者漸而須其
遲久之功以法者其要在禁制更不得久其職而責效
於欲速古之人自幼至長未嘗去於學也詩書六藝之
文祭祀鄉射讀法之儀春秋合樂放藝選言之政以至
論獄出兵授捷之法教之之術無所不具也磨揀遷革
使易其志而卒歸於善自其動作食息身心性情之始
而化民成俗常必錄之其究也公卿士庶皆得其才仁

讓孝悌忠篤之風興於家而行於鄉邑於乎是豈一朝
一夕之致哉後世學校之設自國都以至郡邑聚徒而
教之擇吏以司訓勅品式法意猶夫古也而士所習者
文焉已矣有司者操尺寸以臨之視其藝之工拙功力
之勤惰評臨而勸懲之已矣其所以長育成就之實則
非古也蕭君子雖之督學南畿也數爲予道陳克菴戴
泰簡之賢二公者嘗以御史督學於斯者也陳公動則
吾人力變故習以身爲教令諸生讀小學習冠婚祭儀
後遷副使提學河內戴公考校以文藝古器識有請賜
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撓後遷副使提學陝西二

歷中外稱爲名臣而學政 著勅其所爲先德義而
後文詞先化導而後防督皆世所不敷爲者於是知蕭
君善自擇而慕焉者也君之擢河南也仍以副使督學
又適與二公類夫君子之尚友也苟擇其善而師焉無
不至也况又進焉吾安知其所先後哉抑吾聞後世之
吏得行其志者難也蓋其所操以爲評臨懲勸之具者
不得不任乎法也而人之責乎已者簡舉法而繩之不
幸一不當其意則怨且讟隨之况起而撓之矣非篤信
不惑強立無懼者其不息且沮耶君往哉弗怠弗沮尙
久而須其成焉庶幾吾見復古之盛矣

山堂集卷第二十一目錄

序

袁州府志序

雲臺編序

嬰童百問序

雲臺編後序

代祀贈言錄序

周氏族譜序

龔氏譜序

碑



嚴州夏公祠堂碑

定遠合唐君遺愛碑

旌表竇氏貞烈之碑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一

序

袁州府志序

郡有志猶國有史也古者列國皆有史晉乘楚檮杌魯春秋是也後世作於朝廷者曰史於四方者曰志 明興四方之志蓋爛然矣法雖與史異而疆域見焉土風物產著焉創建詳焉食貨兵防祠祀政教寓焉各臣哲士貞媛之風美列焉而後之曰史者所采錄又多於此焉據則志於四方固亦史也袁為江右大郡政賦視古侯國所出才賢文學忠節行誼之士炳靈毓秀彬彬所

萃法宜有志故有志譌舛闕誤觀者病之歲壬申嵩登
病鈴山太守姚侯惟寧以書來屬輯志謝不敏不獲於
是稽郡乘觀星野擔據子史傳記之說網羅金石之文
旁聽博聞山氓故老之談以輔益其事以爲志是故首
之圖境土別矣次之表沿革識矣次之創建食貨諸目
官政具矣次之名宦人物觀法者可考矣又次之文藝
古今之制作備矣既成而諦觀焉復自慙曰是惡足謂
志夫志繁則複簡則遺紊則失序昧則弗章銜文采則
罔實溢美則近諛徇情則曲任已則愚一有於是則弗
公弗公則無以不遠而垂戒夫惟不懲于前而其事
而不淆於序而其統正也不侈於文而其體質也不
浮議不怵貴勢不比親暱而予奪公其守嚴也書其美
則惡者戒書其得則失者彰而勸戒之義昭也夫若是
者志之善歟史之義歟雖然予何能焉竊欲勉焉耳矣
志凡卷十四目四十有一姚侯倡之未幾去今守徐侯
宗獻卒成之振一郡墜典使文獻足徵二侯之功實爲
大協贊其成者郡貳守黃君信通判毛君鵬錢君士宜
而與予同事者郡學生歐陽誠云

雲臺編序

孔子言夏殷之禮有杞宋不足徵之歎吾袁爲州僻在

江介波嶺澄禎代有文賢昔在李唐藝文特盛若都官
郎中鄭谷摛藻鑄詞見推當時其詩散見各帙每得一
篇咸可膾炙獨世罕全集郡中無傳籍古者每爲之追
歎相傳州南仰山有都官書堂遺址乃予攀磴踐棘往
尋之不可復識徒見泉聲巒彩悄悄幽邃殆非人間意
其時謳吟嘯歌斯境有助歟夫詩之道難言矣非天景
勝竒無以發靈智非功力深到無以造微蹟余讀都官
之作精刻洗鍊時有月露烟雲之思永夜靜吟至謂得
句勝於得官則其平生殫力於斯可謂勤矣世之士落
口語未得古人一字而遽已也豈病之豈可乎後此
予往得之吳中王文恪公公本錄自一 移
以歸手自管校正其謬缺三之一刻之庶幾以補其
州文獻之闕遺云耳

嬰童百問序

嬰童百問十卷今在國少保太宰許公疏進於 朝制
下禮部爰加校正鑠諸梓以傳云原夫醫之道三墳五
典厥惟濫觴素問靈樞繇斯論著祕啟造化德濟含靈
法天德以好生本神道而設教上古聖人所創立傳流
邇乎遐哉弗可尙已自茲以還民鮮龐樸六慾于於時
珍百邪伐其天和所貴仁哲迭興迺克漸次敷治在商

則尹製湯液以開識藥性在秦則和論六氣以參兩變
動下歷漢晉唐宋嚙嚼味餘著爲方論如金匱鉤玄如
蘭室秘藏如靈苑秘錄簡帙繁浩無慮數十百家獨念
嬰兒脉證內經不載其說僅自中古巫妨氏著顛顛經
以占壽夭歷世相授醫訣斯與則又散漫難考檢閱彌
艱或有證無論孰究病根或有論無方奚從質据矧夫
嬰兒腸胃嬌脆胎氣稟受時令寒暑燥濕不齊病不能
言疑似莫辨醫之診治豈不倍見其難哉許公自爲論
林編修時得此書旣以識其考據議論精密周詳有足
矣顧昔聖明御極天地曰生之仁惻生靈札瘥之
患昨者疫氣流行致屢宸慮手檢方書親加劑量以
救藥生靈而公首以是編納忠上進蓋所以仰體聖
衷擴施元化衛民命而壽國脉此大臣君子之事也綸
音嘉答特賜布諸天下斯世斯民獲是書之全活其嬰
幼俾免天闕豈非幸哉公河南靈寶人也父子兄弟並
位卿保玄成篤世德之懿公著競家聲之美流澤延休
厥有攸自識者謂公仁厚惻怛根諸心而欲推以及物
亦其一端云嵩故表而序之

雲臺編後序

予始得都官雲臺編手錄刻之不獨重其詩也重夫鄉
 之先賢以為若一藝名於世者猶表見之不忍使其泯
 滅不聞况夫有大勲德節義者乎及在 秘閣閱所藏
 宜春志集有童宗說撰雲臺編後序其論都官當僖宗
 時獨能知足不辱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異於
 其時貪得躁進者而祖公無擇表其墓圖像配於韓公
 之祠則其行之可賢又如此而世徒以詩目都官豈知
 言者哉夫誦其詩而不知其人可乎此孟子有尚論其
 世之歎也予故將錄宗說之文無擇之表刻附茲集詩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當有同予之情者

代祀贈言錄序

異時朝廷之士有銜命於外者則其同好必相與飲餞
 賦詩道揚論慰勤勉篤厚若古 齊民崧高之流所以宣
 其勞相其職美其去祝其還也劉公為符卿當今 天
 子踐祚受詔往勤祀事于江漢之南于是公卿大臣館
 閣曹署之彥咸歌之夫雲龍協運昭利見之機茅茹彙
 征後同升之慶駮駮儼服原隰增輝則抒授簡之情聯
 穆如之頌不當然也歟 國家歷世游豐爰及近歲崇
 極而圯 明聖嗣起清廓氛曠登於休明海內拭目嚮
 風承德觀夫麟鳳遊於省臺纁帛交乎巖壑庸非休否

爲秦之時乎夫常變靡形剝復相代酷暑起於溫旭微
霜至於堅冰是編所紀颯颯乎治世之音也然考世道
升降賢才盈縮士氣興沮人事離合則欣慨係之矣後
之覽者寧不有感於斯

周氏族譜序

維周氏居分寧世有譜五世貞溪翁創之七世可菴翁
重修之南山來軒兩都憲公又繼修之而今大司寇泉
坡公實會粹而大成焉爰自岳守世傑子曰文勝叅謀
帥幕留居分寧是爲一世著本始也自世傑而下載以
昭穆聯以字行繫以生卒年月著以仕隱履歷迨今十

有三世區分晰列明系序也錄封贈之譜勅諭祭之文
優國恩也錄誌狀表碣傳贊名鉅之作紀先德也惇善
作則垂訓後昆作正家之規凡十有二條示範守也而
譜之法備矣公自佐藩長臬恒以此帙自隨旣而入拜
卿正職典邦憲簿牒之所省決章疏之所敷奏盤錯糾
紛罔有寧逸乃克以其餘力從事毫翰以迄成茲編其
爲志不亦勤矣哉然予觀之周氏厥先雖代有聞人詩
禮繼承科第相望而篤濬之祥廼始大發於泉坡公登
踐八座碩大顯融蓋前所未有者矣古者卿大夫紀德
昭世於國則太史有世家之籍矧於家可無譜而譜之

輯公能不獨任其責哉大臣進則爲國陳立綱紀秉執
文法以安宗社退則居鄉黨訓飭來裔以昌導俗化
公近者以陳謝奉 旨得歸其鄉其子弟後進得公之
歸聽其言議視其行履而有所觀法以興起于孝忠敬
讓之俗他日 聖天子特召公起而膺天下之重寧不
自其成教於家者而推之哉譜成公謂嵩使弁以言故
爲之序

龔氏譜序

夫譜辨世次序昭穆紀先德尊祖合族疏戚不紊燕祭
... 漢令龔君采夫其家... 水之南... 坊世有譜
... 壞君曰所貴乎家者善有繼也教有率也忘善澤
斯匱矣湮教衆斯乖矣置而先辱乖而習移我儀圖之
以訓我有家庸非吾之責乎於是始作斯譜君昔以盛
年舉鄉薦業修而志銳期邁往自樹然屢試于春官弗
利卷其瓌奇僅試一邑今既倦且歸矣其志乃勤勤於
斯舉孔子曰是亦爲政嗚呼觀於其家而昔之爲邑可
知矣世之君子必有悲君之立志者矣

碑

嚴州夏公祠堂碑

今... 三碑

嚴郡治之東有堂焉曰夏公之祠夏公諱鼎字汝梅廣
信貴溪人也弘治丙辰進士筮仕爲嚴州府推官今歿
且四十年矣州民思之築祠以祀公祠成浙憲長李公
崧祥嚴守吳侯世澤書來告嵩請書其事于石曰嚴爲
郡當旣睦之衝民訟滋甚始夏公入其疆省方觀風則
慨然曰民固悍而俚哉夫民謫則難御惟悍近且惟俚
近樸可導矣吾聞刑以弼教然教亦可省刑乃務爲躬
行以德先之條具約束開示禍福凡其俗之暴偷踰侈
爲訟萌者遏之稍知畏法者慰撫之悍頑者亦不卽加
法必使退而思之至不得已而後寘於刑至死則賜

行遷于面目曰吾求生汝而不得也每兩造具

此言贊成健訟之夫望公之色縮舌汗慄不能出詞或
有赴郡之庭中道而反者旁郡民求直於上官輒云欲
得夏推官夏推官云嗟乎獄者民之命也衡鏡稍失死
生懸殊是故聽訟爲難然夫子曰必也使無訟乎若夏
公者旣優於聽斷而尤務化導其民以正其源庶幾稟
稟德義君子之風矣嵩晚進不及望公之履絢然嘗聞
公姿貌魁特其文學蔚贍可以職侍從遇事風發言議
侃直可以司諫諍彌綸經濟之畧可以需公輔而宥止
一州牧年下壽以卒厥用弗究君子惜之雖然儲休委

社乃有今少傅公夙授庭訓清忠茲議贊 今天子禮
樂之治茂建格天之勲光寵顯大震耀百世則公亦何
必身自爲之邪昔宋歐陽觀爲綿州推官嘗夜燭治官
書爲死獄求生實生文忠公修爲有宋名臣少傅公起
諫垣入翰苑至位政府文學議論履歷無不似文忠而
隆遇過之若公治獄一事與綿州公又實同符語曰有
陰德者後必大証不其然世之爲吏者昧此可以勸矣
公志古行方每與俗忤自嚴栢遷知臨清州惠政尤多
尋以勞瘁卒官臨清之民亦祠公河堤之上蓋公所至
無不在民如此豈不優景體烈敬鏤堅石而作

一章使郡人歌以祀公其辭曰

美桂酒兮椒漿公儼若兮降斯堂
官師兮帝傅白玉爲
璽兮玄衮及黼皇贈兮奎章
煥日月兮照下土治我民
兮有德卧術揚兮弛徽纆孰曰
天道難諶兮觀公之後
兮昌大有赫春山白雲兮桐江
綠波昔術遊兮憇以婆
娑延野兮有懷公弗我來兮傷
如之何

定遠令唐君遺愛碑

唐君治定遠之三年而報政于 朝定之民瞿如怒如
而皇皇如曰公歸不復也已則相與聯狀署名詣部使
者乞留之弗得則相與捧土聚金而築生祀之祠則旬

金華集卷三十一
九
匄走留都乞予書其祠之碑而旅進懇于庭皆垂白耆
黨之老予驚問狀曰吾儕小人是未履公府目不識都
闕今而越江濤冒霜露以來者比以吾令君之德我
自令君之來吾邑也而士者興學農者力田訟者得所
愬而平鰥寡者有養役均而勞者休征寬而供者省廢
墜者舉流亡者復苞苴弗行悵幅無華要其心誠乎愛
民者也惟其誠故所圖惟注措經久弘遠匪飾文以要
譽條畫利病抗言於上官必使無遺便乃已嗟乎今則
去我而靡所依矣是故物代遷易非石無以紀馨采陳

又無以揚音聞之令君者公門下士也故敢有言

予視其貌樸而察其言信也然告之曰置愛以爲
食祿而勤事乃吏之常事祠非所尚也且夫國有典
課有殿最惟昭惟公其何庸茲曰祠也繫吾邑人之思
爾予他不敢知也蓋屢至而請益勤戶部正郎張子國
紀則又相之以請嗟乎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觀于定遠之民非耶先民之言水也曰載舟亦
舟民猶水也撫之則恩恩則懷懷則去而思拂之則怨
怨則讟讟則懼其去弗速也蓋昔者周人思召公也愛
其樹而不忍傷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夫樹猶愛
矧曰其人或者謂賢聖遼迤教道陵夷民志不純化理

乃室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碑而志之匪直以慰定
民之思嗣吏於斯者得所覽觀矣若各錡字子薦漢南
晉寧人嘉靖丙戌進士今擢爲侍御史其德業日進也
予未測其所至銘曰

邈彼日南粵古梁州篤產俊乂中土是速入對于廷出
宰畿縣臨濠之墟奕奕豐甸君實爲之不亟不徐民之
所適君樂與趨君來于定民始閔閔絃誦澗稀萊蕪四
境作之飾之必歸其聰雉之闕之俾卽於豐進滯獨滌
休明易風民所痾隱若切其躬定人恬謳莫厥攸處鄰
暘得醒沃以時雨野積秔稻庭卧新湯三感

凌祥民曰唐侯邦家之光豈弟君子神介福進陟
天子耳目民曰吁哉奪我父母孰哺孰衣疇郵我
後定鄒崇崇爰作新宮協志貞義不勸而同密邑懷仁
中牟紀異召國留棠峴山墮派懿德是好今古斯民刻
文在石永世靡湮

旌表竇氏貞烈之碑

瑞州府通判姜榮仁甫之妾竇氏死節事聞 詔賜碑
旌門表之曰貞烈正德七年夏尙書禮部符下省府太
守鄭侯璠合部吏士耆民言曰自古貞媛烈姬必經變
故而後見史册相望今觀尙書章奏所稱不爲盜汚死

節者山西之郡多至三十二人瑞賊煽亂彌年攻剽淫
暴甚獨竇薦不可辱之節凜然儔伍間豈怵威顧身比
比然抑造次引決畢命草莽不幸不為人知者或多也
頽 天子神武殄殲羣兇平亂既成彰善斯舉而安信
弗飭其奚以激勸于后其度地樹落伐石屬辭史氏以
稱 明詔褒寵節義之意於是高安令翁素使來謁辭
謹按竇名善惠京師崇文坊人也嫁為仁甫妾仁甫以
冬官主事出判興化尋改瑞州華林賊乘間來攻瑞城
仁甫方署事亟挈郡符付諸竇出集兵捍賊賊斧垣入
竇度不可復脫匿亟潛真符賊執之又執其子婦懇釋

高安民盛

子亦在執竇語賊曰此

人可也

須金來贖得金強得我賊如

某言其語盛曰我不
官在某處無念我我即
賜求飲遂投井死賊相
明日仁甫求以歸而如
迎恩門內志而係之詩

死者以郡符未納也汝還言於
死矣至花塢鄉竇遠倚井給賊
顧駭歎去六年五月十三日也
生殯城南僧院今祠在瑞城東
詩曰

皇降下民厥賦惟均嗟
靖寡言爰侍君子守官
林麓嘯呼成羣乘間竊

茲竇姬稟德淑靈蒸蒸在門好
來筠筠襲冠婚豨突豕奔窺窟
發遽侮於垣氛焰翕張載驅啟

行仰天大呼有淚盈眶 詎敢愛死以汚犬羊繫郡有符

君子畀我符存罔負我 死其可盤盤者村曰於花塢有

冽彼泉實我死所奮身 一躍目不見水躬豈匪郵義之

是取如金出冶如玉全 璞如彼松栢挺然衆落古有二

竇投崖而隕爰有彩蠻 赴流以盡烈烈竇姬匹之曷歎

駢美載籍以昭於後惟 極史郡伯抗疏首稽 天子亦

惻制書煒煌表厥里宅 迺相城東作室嚴嚴玄楹鬆門

有奕像瞻邦人至止烹 一是祀旨酒既清籩豆維楚鼓

鐘送尸款款歌舞一天 十萬年金湯四維邦之清寧人

既完婚爾有室女娟娟 秀看閨闈不出豈識悲思則辭

聖恩以載 帝德以揚 命芬以示民則

鈐山堂集卷第二十一

終

袁山堂集卷三十二目錄

記

日鑒堂記

袁山新營所居記

恩賜堂樓名額記

懸車堂記

思勉堂記

別號志

古城新第記

榮賜樓記



介福堂記

愛賢堂記

遐觀亭記

寄適園記

山陰集卷第二十二

記

日鑿堂記

讀教之篇曰天維顯思陟降厥土日鑿在茲記者曰成
王訪落之詩也君道也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人君事
天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爲而無日不臨鑿於此焉夫人
臣之事君即君之所以事天者也君曰天爲高遠而莫
予矜也於是乎般樂怠傲違天厲民者有矣臣曰君爲
高遠而莫予鑿也於是乎泄沓施緩徇私蔑公者有矣
是故知夫出往遊衍莫非天也而祇若天道之意存知

夫視聽明威莫非君也而謹守王度之意存斯寅畏兢
揚福祿所由致也予讀是詩而得臣事君之道曰知事
天則知事君矣寓邸在長安之街西有堂焉北瞻宸居
君父在上恒若無日而不瞻鑒於此也夫人君其尊
知天其明日月其威雷霆也矧今 皇上神聖曆明旁
編萬里在廷羣臣臧否勤怠 聖鑒昭昭毫髮不爽而
予也以眇焉辱隨常春任豈不重可畏乎因取詩語名
其堂時顧誤斯義而思微云耳

袁山新營所居記

始卜居鈴山然邑濱河常有水 每霖潦漲為患

營之半於是始謀居郡城邵之西故有官廩歲久地
而徙併他所或曰靜僻可居嘉靖庚子夏入直於官營
處址而居焉址以丈計橫四十有奇縱如之北枕城麓
東舊為窪池則實以厚土西鄰官局則限以崇垣其南
居民數家咸願樂售又買之則闢以通衢加延袤焉余
比歲蒞蒙 皇上恩賚隆渥因悉出賜金以佐凡費始
作正寢之堂東為祠堂祠後為書堂東北建樓以尊貯
上賜密諭之札 御筆之詩累賜之誥勅而樓曰瓊
翰流輝堂曰忠弼者 上所賜名也其西隙地為圃累
石植樹構堂其間曰懸車行將乞謝而歸則佚遊於斯

賓燕於斯而命之曰懋老之園斯吾作室之初意也蓋
吾之始營茲室也自矢諸心而詒書蕃曰吾無勲業在
官無惠澤及鄉黨茲舉慎無以私役勞民重吾不德故
終是役也不敢假官府一力焉按志郡有山在秀江之
北曰袁山以漢高士袁京居之郡因以名茲所居雖在
城郭而林岫迴合烟雲蒼翠近在几席巾車方舟往來
鈴袁之間隨在而適孰使予樂恬曠而釋煩累者非茲
兩山也歟爰刻茲石以識夫興建之所繇而懋車堂別
看記

思賜堂樓名

嘉慶庚子五月廿六日為具疏言
比年蒙 皇上所
賜手諭聖製克溢私篋又蒙節賜玄象昨以祿賜所積
於里第建樓用謹宸奎之藏茲已落成伏乞聖恩賜之
名額不勝幸甚是夕召對于璣皆殿上面定樓名曰瓊
翰流輝其奉玄像之所曰勅賜延恩之閣以黃帖一手
書賜之 顛首謝時天顏衍豫嵩復以堂名請上曰卿
事朕克盡忠悃蓋以忠名而其下一字未定上握筆凝
神構思徐曰再思之時漏下二十刻嵩既退明日出御
批乃賜名曰忠彌及命工曹製扁給賜云于時在廷之
臣敬瞻羨歎咸謂恩昇堂名雖有二三輔臣故事然其

字義之精永則臣嵩爲專蓋輔職曰弼有拂正之義焉
書曰予違汝弼舜命禹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
失夫舜大聖人也豈有違待於弼哉由不居其聖唯恐
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望於臣下如此也仰惟皇上睿
明神聖出於天縱猶且諮政詢謀俯逮臣隣面計札諭
孜孜罔置邇者又蒙賜臣銀記其文曰忠勤敏達而特
敕曰賜卿此記以便謀猷入告天語所期與名堂之義
實互相發而于忠之一字每致意焉 皇上之心是卽
大舜之心也願臣庸鄙猥瑣冒處政府懷負乘之慚每
受宸渥切冰霜之懼輸涓流以益巨海持燭火以助
陽其將能乎惟是忠誠一念夙夜盡瘁期質神明聖
弗移可貫金石斯則臣之所自勉自信而弗敢有負者
也因伏自念雖臣辱陋不足以仰承天賜然 聖玉所
以寵嘉愚臣之至意不敢不志之以昭示來世嗟夫
宸章奎畫並河漢以爭輝寶刻璇題揭江山而改觀用
是摹勒御筆鑱諸琬琰而謹序拜賜之歲月如此云

懸車堂記

昔者夫子之訓以里必擇仁袁州古宜春郡其風氣茂
密城郭完固其人力田勤生粳稻魚筍果蔬之利足以
自資故重違其鄉溪瀨湍急大舟不得進四方工巧奇

靡之貨不至故民不見可欲土俗愿樸鮮器偽器曠之
習蓋庶幾所謂仁里者矣而其岡巒迴擁林壑映帶烟
雲寂而泉石嘉郭郭井邑若在屏障圖畫之間又有足
樂也且吾家鈴山往來不百里而父母之邦也予童而
遊焉壯而從仕周徊兩京餘三十年務劇形勞思抗志
于埃壙之外矧年既老而髮種種矣揆之止足之義于
退休爲宜故擇地於郡治之西使營一區而將老焉而
題其西圃之舍曰懸車堂或聞而咻之曰子乘軒曳裾
拖玉紵朱致身重位策足高衢秘苑宵直皇宮晝趨晉
便蕃頤問勤渠雖有林泉其得樂諸名堂之云其不
欺予哉余不慮嗟夫君子進則服勤盡忠於君退則
忘名求志於已迹雖不同惟義之安而已予也潛志山
澤馳思邱樊招雲月於東溪侶猿鶴於北谷浩歌永言
乃其本懷徇祿忘返是惟深耻獨以設荷 聖天子殊
眷隆渥義不得遂其私鞠躬盡瘁乃其分耳萬一他日
仁聖憫其老衰賜之南還獲稅鞶鞶從於邦人父老
婆娑里門以咏歌至化坐觀美俗畢吾之所好則豈非
厚幸哉姑記此以俟

思勉堂記

堂名思勉何志 聖訓也是維嘉靖己亥九月廿八日

皇上有事于山陵駐蹕感思殿召勳輔臣勳臣希忠

臣元臣言臣鼎臣暨禮官臣嵩入對楊前指示諸所

罷行事宜既五臣退上獨留嵩諭曰卿勉盡忠誠人

言勿以介意只要盡職嵩感激致詞頓首謝蓋先是有

不悅於嵩者言官希其意會考察論及嵩簞爆喻訛詆

擊甚力賴上洞知其誣不聽既屢賜中旨慰留茲又特

賜面諭勞勉之如此云嵩退伏自思念簡冊所載前世

材賢之士及勲德大臣受人主知者何限然或一遭謗

毀欲辯無由在宋慶曆時雖以歐陽修之賢受知仁宗

柱橫懼口語目為奸惡尋不免歐陽修之行乃若嵩之卑

鄙賚瑣荒劣謬鑿損斥棄逐乃分之宜顧荷蒙皇上

庇護保全恩眷愈厚視修所遭不復異霄壤哉此實遇

我皇上容蓋如天地故小善弗遺明照同日月故煩

言弗惑嵩也曷克以欽承之夫忠者盡己之謂誠者不

欺之謂此為人臣者事君之道當然也臣自蒙皇上

簡任禮官以來適禮文事殷百責叢委每便殿召對夜

分始出諭札日數下章疏題覆取具倉卒嵩本無他能

惟是夙夜盡瘁罔躬之恤樸忠孤跡恃公道與神明而

已凡所擬奏殫盡心力必據理之正語皆由衷間有違

拂上亮其誠不罪也忝冒寵私踰越恒品然眾所嫉忮

亦繇之嗟乎嵩曷能報 上哉亦惟 聖訓是釋是思
惟忠惟誠勉盡職業圖報於萬一耳矣至於毀譽利鈍
非臣之所能知也謹恭錄 聖諭度諸堂中而題其顏
曰思勉云

別號志

古者父命之名朋友則以字稱 一世士大夫於名字之
外又剝別號其始二三元老爲 後學所尊稱近歲則凡
仕宦皆有之故雖以予之謏劣亦不能獨違於俗因自
號曰介谿近又更號曰勉菴云 介谿云者予家谿田之
上有磐石亘水中因以名志居地也然予意不唯是蓋
觀于先正凡所自號恒寓意箴 儆而匪取適泉石之謂
夫介者戒也谿者欺也大學論誠意以毋自欺爲戒斯
義也守已事君交友之鍼砭藥石也予欲日誦之以有
儆焉耳勉菴云者嘉靖己亥予被時論 皇上召見而
諭之曰卿勉盡忠誠人言勿以介意余退而名其堂曰
思勉遂以名菴志感恩也且服膺 聖訓而時自省焉
嗚乎聖賢之訓明如日星君父之恩同於天地余也一
息尚存此志靡懈嘉靖壬寅夏五在告病起偶書

古城新第記

雲岑殿喻北隅支阜衍迤虺縈翼赴折而西南曰古城

之巷有邱突如有泉瀏如泉上堂寢門序鬱如萃如而有山林之觀者侍御黎君乾兆之居也始君謀考室視斯地有異狀問之某氏之遺址也其泉旁居民侵削幾半圃分而室跨以君之亟酌其直也咸樂貫焉積歲月侵者復分者合跨者撤中作堂曰蒙耕蒙耕者君舊業在邑北蒙山下示不忘本也又曰仕而休有明農之意云其東依山作樓曰明恩尊 賜勅其上登於斯樓則凡五星之峰九十九折之水皆得平觀而俯視之作寢堂曰成教寢稍前即蒙耕也翼以兩廂曰正蒙曰務本北作軒曰習靜北作重屋曰習勤鑿井而汲曰我泉井

北迤東菽果北作圃圃後通衢作市區皆繚以甃垣而堂之西作門曰聽繡門外作樓者三以俟賓至而休者子姓學者困積者衢左右作兩甃門自此北去入茶陵營臨澗作行屋曰在澗又南出鳳池門據石阜作亭曰可亭有雙澗翼出旋干江匯為澄潭若碧練迤邐隱隱林木間羣峰森列天以聚落烟火川原帆船舉在目瞻境于是為勝環蒔松栝沼被以蓮芡而作櫺屋曰望益合之曰古城新第云御間謂嵩曰吾黎之先唐常侍諱楹者自河南卜喻北而家是曰遞步宋華文閣待制諱立武者實亢厥宗食指益蕃而代有顯融寶慶間諱

秀栢者又自遞步析居泰山彈峰之下是曰小步小步
之析至鳳凡八世析古城焉蓋經始至今歷二十稔而
締構始備其勤如此吾既無所用於世則庶幾優游而
終老焉子幸爲我記其成使後有考也嗟乎君子懷抱
奇傑事功德業期以爲世用也若夫考槃樂泌隱居獨
善者之爲耳侍御以名也士歷臺察貞憲育英聲望踔
絕要欲橫厲遠騁自表見顧遭讒罷歸無所事事獨竟
其力于斯以隱處爲樂且其志哉雖然昭榮而蓄德勤
穡而敦教含章而寄幽坐統振緒則所以貽其後者遠
矣吾聞位不滿德者後必大侍御蘊厚而發之薄用宏
而

出之微吾將觀其食報於後之人也已始記之以俟

榮賜樓記

古者人君有賜于其臣乎曰有賜衣裳以彰德也賜弓
矢鉄鉞以專征也賜鉅贖以祀也賜籍示訓也周武王
賜臣以大訓以肅慎之矢密須之鼓咸以崇勸功德非
是者弗與古者人臣有報賜于其君乎曰有衣服服以
拜賜車馬乘以拜賜召穆公受周天子之賜作廟器銘
而藏之晏子爲齊相幣車羸駟而君子譏之以爲隱君
之賜少傅大學士序菴李公爲今天子所簡任眷寵
優渥晉錫使蕃公于是作榮賜之樓其始建書院尊其

中爲珍謨之亭珍謨者 上所賜名也亭之後則爲斯
樓棟宇雲蠹簷阿鳥翔軒敞礎密迴軼浮璫宸章奎翰
問政之札救天之歌同遊之賦褒忠之勅赫奕昭回于
是乎在瑤編細帙織文之服篚頒之幣牧貢之金爛盈
克斥于是乎在公之言曰 上德至矣時也何足以欽
承之惟是昭遇揭虔志吾無窮之感云耳其召穆之遺
意也歟洪惟我 皇上天縱聖智知人則哲廷臣鑒別
慎所許可異寵殊錫唯鉅老二三少傅公純誠忠敬溫
文端亮夙夜匪懈以能迎天之休爲宗伯爲元輔贊翊
禮樂彌綸王度推引善類劑量吏治嘉猷日告 上皆
虛已而聽焉蓋功在王室澤被天下弘矣且貴窮卿輔
而禮愈恭心愈下休休其量無愚智皆信之夫濟物成
務功也庇世壽民德也兼有二者自天申之迺是百祿
其誰曰不宜尚執筆從太史後公命記茲樓之成爰質
古義敬述斯文後世欲知我 明君臣相與之盛可考
見也已

介福堂記

兩洞扉 山居震澤中其西山之麓今少宰徐公之居也
公始家 食奉母太淑人爲堂而居之當澱紫峰之陽前
臨太湖 巨浸溶漾林岫鬱紆島垣洲渚盤互交映嘉木

美竹清秀敷舒凡觀望浮遊之勝堂得專之旨其滌瀦
無求於外而足山之人曰太淑人稱備福矣而公之心
忘乎其未有嫌也公起翰林自編修侍讀歷學士宮詹
至今官積二十餘年遭 聖天子鏡意文治公日侍講
禮啟沃之功懋焉由是賜語贈祖若考皆如公之官而
不淑人始有今封宸章煥賁公消日選使馳歸爲壽曰
乃今有以慰吾母者爰摘詩中語名其堂曰介福云山
之人咨嗟忭欣彙有誦言昔茨茲堂以衍以敖今肅瞻
 帝製之褒水閣若廣山增而高堂之翼翼以降以
 隆 夫人宜受天饒吾有惟 有酒食以介景福
 爾壽子 億吾儕小人厥養口體孰知榮名顯親乃爾
 聞之禮曰百順之謂福夫輔德沃心忠之至也榮名顯
 親孝之大也忠孝之謂順順斯福矣夫是之謂福備洞
 庭之兩山居東者多貴仕而西無聞焉先封君篤孝義
 太淑人克相之毓德流慶乃有今少宰公顛然公輔之
 望蓋蛟螭扶輿闕于古始發于今哉是用撫諸山人之
 詞志此堂壁列之圖經以永憲于千萬禩

愛賢堂記

日鑒之東有小堂以愛賢名之其先爲少保東萊毛公
謝文正公費文憲公相沿以爲居第者也歲久圯甚予

貫而新之夫三公者當代之賢輔也文章功業在人耳目而予昔筮仕詞林皆嘗望其顏色炙其誨論者斯地也賢蹟之所寓也昔皮子作七愛之詩慕房杜以爲賢余竊取斯義故堂以名焉或曰鴻跡難期萍居靡定長安宅第几幾閱主矣留意于茲不亦惑乎雖然姑以志吾之所好云耳且吾之居於斯也几紆軫而維駟者皆朝之宗工彥士也就芝蘭之馥資麗澤之益以足吾之所好而聞吾過增吾之所弗及皆于是乎在是故仰法于前則事得我師近取諸善則人樂我告斯吾名堂之意也然孟氏謂士當論世尙友則又有進乎古之人者予竊志之而未敢爲爰書以爲記

退觀亭記

鑿南廡之壁爲牖閱其前則爲鄰某氏之圃有麥在上茁出青翠如剪有杏始花縞艷繁郁如雪雜樹數株離離然立其旁迺屋三楹比櫛次蠹蠹相望又其前則都城言言橫亘如屏舉目而望則見夫天之高日星之燦烟雲風雨之明霽變幻鳥羣飛而高逝曠焉朗焉得大觀焉嗟乎昔之居此者環堵以室四面無所達目無所覩固蔽塞而昧昧也今不出戶而得寥廓之觀雖處塵市若出林垌憑欄舒嘯景物森羅胸臆煩擾之累豁然

而釋竊有獲於居高明遠眺望之義故名曰遐觀亭云

寄適園記

獲地為園中樹一亭以資燕息種竹數挺雜蒔葑卉以
供怡玩命之曰寄適夫結林木以延清避喧囂而借豁
此恒情之所欲也然而委質王室夙夜在公萬務嬰其
慮百責萃其躬聞君命則行不俟駕草奏記則筆不停
揮雖欲寓情術所獲志恬曠豈可得哉園名寄適予未
嘗得一日之適聊志斯語以代解嘲云

嘉靖乙巳仲夏日記

翔鶴記

嘉靖丁酉予亦至

禮卿上方肇興禮樂秩羣祀日有

輔臣暨禮卿入對

日或再召三召或夜分始退予時寓

若都城西四里許

使者宜召旁午每與隸弗及則單

騎疾馳因始賞居

西長安之衢以便趨入方營構之初

予扈 蹕南行予

蕃董治諸役以己亥三月十日舉梁

於正寢梓人緇人

受指集事適有羣鶴來自雲外下止

于居址之上旋遶

翔鳴良久乃散衆駭矚異之曰鶴不

恒至也至必于茲

地茲時不後不先若相約期得非瑞

徵乎故咸有斯于

之祝余歸自承天蕃亟語所出迺告

之曰鶴集鳥流在

有其事作善降祥惟人自致於時保

之勿喜勿恃是歲七月廿五日落成始入居因記其歲
月如此

鈴山堂集卷第二十三目錄

記

南京工部新建器皿廠記

贛州府重修二學記

袁州修城記

安慶府堂記

方氏祠堂記

潘氏祠堂記

泰和陸侯祠堂記

朝斯亭記

閔齋記

分宜新建萬年齋記

增

南京工部新建器皿廠記

南京工部新建器皿廠記

今兩都並峙歲供應器皿其一萬計南部視此創之
一然其責均其料且綱運之費恒倍蕪焉每歲掌故來
言會物庀材頒於羣工以謹百事是故祀於宗廟蒸於
公宮實於王寢凡器厥有常制罔敢或踰凝土爍金敷
采設色刮摩斲削凡技惟良惟勤其弗良且勤厥有常
罰罔敢弗共當發運兵曹暨給舍監院執簡而臨之咸
引數其實誠日授使獻焉夫君人者統馭四方為民主

惟正之供雖上古聖王猶不能無賴民力以自奉易曰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故有虞氏
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其由來者遠乎
讀曲禮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木工石工獸工草工
典制六材至周官考工記未嘗不歎聖人制法之詳且
密也孟子謂萬室之國不可一人陶器不足用也夫以
一家言之必什物充焉而後一家之用足推之於國可
知矣况有天下者乎前此工作寄于司空之署叢累突
疊成則山積兩廡以需發運紛沓散委不便防察大
司空崔公文奎喟然有意其圖之也謀之少司空與全
廷舉議以克協會得隙地於玄津橋之西高燥厚土
闊五十三尋其深長倍之即中方君選喻君智主事教
君英實勩營度乃建斯廡修垣旁繚重門外楹中爲視
事之廳東西序爲燕休之堂爲候吏之室廳事之後斗
折直中爲甬路衢列爲房凡十連連各十楹工執藝皆
在焉區分取列闕達邃深汲有井滌器有池庖度有所
祀土祗有祠玄津潛潛長橋卧波縻艦橋南發運則舉
跋可登嘉靖癸未冬十月甲子告成乃合宴於堂既退
舉欣欣然曰惟茲奉王制循典貢至重也今京師斯制
既備舊都顧仍簡陋曠於百稔昔渙今合其得失也遠

夫創制經務則建置之道弘服職效虔則忠敬之美
安豫樂成則惠後之利博非司空公治官如家之誠
其誰能爲之若曰是役之末則惡知聖人用大者之道
哉乃共列其事使辭諸石以永公之功於無窮少司空
何公益春何公天衢先後繼至完飭增美法得備書嵩
承之嘉紀載既讓不獲乃書于茲石

贛州府重修二學記

王政首學校天下郡邑皆立學以尊祀先聖敦教化重
人才也而其職修舉繫於天下郡邑之吏然予觀各爲
吏有恭有肆故學有修廢則在官與吏簡卒伍治忽

模且其用認然詩書祖且將有不暇究及焉夫忠
信薄而仁義廢民不興行寧獨其過亦教學弛吏失職
也而茲贛郡乃有二學修云二學昔郡守曹侯凱斥景
德寺之基徙置歲久弗治廟祀弗虔前後吏欲舉焉弗
就正德甲戌巡撫都御史蔣公昇始詣學慨焉議興茲
役太守邢侯珣適至曰吾職也急奉公意稽羨市材募
勤庀役獨吉始事而以同知趙侯本泄茲役二學中合
爲廟凡所宜有成一新之有盥燎之位有牲殺之所
有堂有齋有觀射之圃有儲經之閣有庖廩之次有門有
綽楔傍有八賢祠考成祭于廟侖負偉耀城級坦修筮

鍾協和牲幣飭嘉先是門寇竊發賴人患之曰學將墮成已而卒成寇亦亡患提學僉事田公汝籽蒞學嘉茲功曰是知務所先矣乃命學官諸生具事本末來詣予書勒諸石先是二學興替學故有記備矣不書書今所修學系之詩詩曰

猗歟學宮祀教實崇宜崇而地曷以爲理振敝舉廢不日在吏吏眎聘貽累政相繼惟此二學邢守所作守昔下車適寇爲虐阻山負谿數起鼓桴中丞建謀茲學是圖守曰休哉拓地克徙咨尔民庶寇來在吾民曰德我不誠用勤頌言盈城寇偵弗來版幹番鍾擊引登斤賦

集
秩秩生師攸處有堂有室爰有俎豆亦有書詩以祀以教俾勿怠墮文治州興邇自茲始百爾有政視此成美

袁州修城記

正德庚辰夏大雨水袁之城壞太守江東羅侯輅始至議修之維時兵革甫息饑餽耗竭民用告病侯曰吾政未集而勞民不可乃已責弛禁均役清訟罷勾攝之卒節賓客之費是歲苗而不害稼有秋侯乃進吏士耆民言曰惟設險守國繫城惟茲城壞掌故之令其責在予予曷敢不力乃進富民之義而才者曰爾其董而役植

表定位析地計功惟協力程事以章爾義名乃召匠氏而諭之曰工惟良惟堅無苟補塞頽漏以速弊無玩無怠苟以速弊與玩怠有罰乃用祝幣告於城隍之神曰實相厥成以利我民惟神之休閏秋之吉萬堵並作工徒子來侯識慮審確才敏而志銳始自隱度規費所出民弗知也比庀事之日板築之用畢具木石瓦甃填委山積百爾所需咸出計措無糜於官無病於民侯素精悍夜分視事罪罰所入一付公所秋毫不私佚道使民不俟督迫相貲出力固有或後越三月而工畢君子以

稱羅侯善為政也維袁州府宜春郡其有城隍

昔人謂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處倍然觀夫崇墉疊雉層樓周閣遠近廻合綿亘轟屹被以休阜阻以川坻隱然奧區也往時鄰壤有潢池之變袁獨安枕無恐民纍纍然道相屬襁負而至曰袁有城可恃也其形勢既足相援其民亦樂于耕耨以自足土沃無外慕則淫巧不作故鮮為盜長吏撫循誨誘治以禮義故常易使而事有成羅侯自南大理被命而來下車問俗濯其瘡痍煦以惠和民既輯睦遂能用其力以爲茲役樹風聲而壯規度植利捍患垂之無窮雖有小警不能以病袁也然則袁之民其果可恃矣乎予觀侯仕未踰年百廢具

與其考大成之樂於學而祠於仰山觀兵于郊峙粟于
庾惠力變世吏之習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多可書茲
役也民不知勞役不違時郡人之所欲書也故特書之
且曰便嗣是者修其政俾無隳相是役者同知袁侯經
通判朱侯祺徐侯麟法當附書諸執役名氏則列於碑
之後

安慶府堂記

今郡守惟古刺史之職地方千里生齒以萬數聽命慶
成于刺史之堂刺史能愷舒休戚之及有警也定難持
危民命彼類是故刺史秩尊而重前代剖符錫服或
車蓋駟馬或加號持節視其室有軒裳之寄或
有芾爲之嚴麗物采容衛咸稱而備夫豈私其人哉蓋
曰使民安其田里無愁歎之聲者良守長而已 皇帝
宅位十有二載重恤民隱思責效守臣詔書勞勲勅監
司見待特異其禮維時莆田姚侯正以地官正郎出牧
安慶下車問俗率職底功踰年百廢具興顧治事之堂
歲久圯甚瞻視弗嚴侯則喟曰是惟吾寮屬之於斯吾
政教號令之于斯弗卽弗圖予則有愆乃始經度聿新
斯堂博敞豁明體大勢尊故所黜陋倏然煥崇考之圖
記元韓建守郡有捍敵完城之功忠宣余公嘗以大節

揭名斯堂其後忠宣盡節赴難視建尤烈耿光懿實
遺此邦登斯堂也撫前人之業而寓景行之思焉夫君
子居其位則思勤其事稱其任則可享其榮堂之渠渠
君子攸芋擁笏峩冠環屬而高居可無思乎其思維何
我服綺華我饌飫豐上恩之遺民力所供何以承之曰
菱與忠列屋連薨烟火萬家鷄鳴犬吠達乎邇遐何以
撫之俾罔怨嗟長江天塹樓櫓千雉屏蔽國門金湯之
峙元失其政生靈糜敝所在擾勞杼軸幡幟悲哉二忠
抗力盡瘁凜凜生氣萬古攸祀嗟乎教化者爲治之先
務也誠者人臣之大閑也古之人福慶流于家
名光于史册有不在茲乎夫是道也使踵此位登此堂
者允迪弗斁豈惟諸君子無窮之聞抑我國家無疆之
休焉懷寧何令繼高使來請志成績斯舉也庸訓于有
政故詞弗以頌

方氏祠堂記

嘉靖癸未冬十月南昌方氏祠堂成方氏故有祠割於
陰陽正術君鳳君歿越正德己卯逆藩變作而家及於
兵祠因以燬今卒復之者君之子侃也嗚呼豫章之禍
慘矣乃予聞諸里父老言未嘗不於邑太息焉方濠稱
兵東下時悉輦金帛婦女與俱其廝養下卒留城中若

固棄之耳諸郡兵薄城門闐然四開無與守者濠阨安
慶而歸衆素怨其殘虐無鬪志因成禽倖耳當事之臣
不務禁戢其師乃益燔民居株捕芟夷鋪張捃獲以侈
功伐由是閭里蕭然鞠爲荆棘瓦礫之區嗟乎豈非斯
民之重不幸哉當是時侃以太學生卒業京師亦被逮
繫賴 今上登極昭雪而歸而視其故基則蕩然墟矣
侃念祠祀之墮父祖之所貽至此而俱熄也撫景徬徨
盡然以悲拊心疾慮閔閔焉圖復其初旣節縮凡費畚
壤庀材弗遑他役而首建茲祠夫人事興廢相尋故家巨
室不能保其常隆而無替也惟夫世德之積者厚其發
源深其植本固則雖顛踣困仆而弗賈益振焉方氏之
先出山東汶上諱原鼎者官饒州路總管子孫遂家鄱
陽復徙今南昌國朝永樂間以政以安兄弟並領鄉薦
所居有樓以雙柱名以安生子忠正術之父也宦學相
承其由來也遠至正術君以卓行稱于鄉學士東白張
公負道德峻望特重君與爲婚姻四方縉紳士道過洪
城必禮君之廬君醇誠而樂易仁惻而惠施白沙陳先
生以爲比德於春稱君曰春野手書二字遺之閩見素
林公爲傳其事流風遺韻人至今道之不衰緒休滙澤
淳涵演迤未竭也祠復也可以觀德矣侃礪石求予文

以著弗朽歷數歲而請益勤察其志有足哀者夫黍離興宗國之嗟鴻雁遂于垣之樂觀於一家而國之理亂可知也故書之而附予所聞者如此使後之人得觀焉祠凡若干楹堂寢門城廓庠庖漏率仍舊址而規構損十之三四稱力以備物君子曰方氏之子於是乎能禮祠成之後十禋癸巳春三月記

秦和縣陸侯祠堂記

陸侯諱震字汝亨金華蘭谿人初仕爲秦和令其治行最著其故老髦士談侯者曰正德紀元逆瑾極跋扈威福自恣吏重足立嘗以嗾述誣民償及責徵需補庫期

限嚴甚他邑皆急取諸民以道罪罰侯至則毅然曰爲民父母眎患而弗能救如吾民何力白當道直其誣而計補公帑民賴以甦鎮守中官歲索貢絺亦爲告免得弛其徵縣濱大江索丁夫者無寧日一裁損之忤權貴弗恤也閩廣流寇次境上居民洶洶時議城各邑吏久怠愕貽不知所措侯料兵制守先事爲備賊旣不敢入而日夜窵切廣積儲勤構度未幾城成財力皆所規措而民弗與焉其爲民捍患興利如此其爲兵部主事也武皇將北狩廷臣伏闕交䟽請留侯言獨剴切以故得死墀下而天下想聞其風采得其書讀者莫不吐舌

嗟異以慕侯之爲烈也其見義忠憤如此夫士平居問學懷事君澤民之志恒患不得位以施及其得位多畏怯顧望爲身利能不易其素者鮮矣若敢往奮激寧忤權奸蹈禍責而不忍以病吾民與負所學者尤鮮也予聞侯政暇則引諸生講磨理學崇表風節毀斥淫祠攘觚老釋諸所爲一出於正孔子謂學道則愛人而論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侯其有焉嗚呼庶幾凜凜士人之美節矣縣舊有侯生祠在治之西偏蓋士民懷其德私肖像祠今正德庚辰監察御史唐君虞佐出按是邦貞憲稽賢因民所嚮以儆吏治勅有司完宇除地置守者歲時奠饋長吏率諸生行禮祠始著爲公奠而古守徐侯士元實茂茲役廣閒以妥靈嚴翼以治禮民乃大悅于是徐侯走使屬嵩書其事于石少宰整菴羅公曰茲吾邦人之志也子宜書遂書以示凡爲士者使有勸也

潘氏祠堂記

祠堂古宗廟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至于士皆有廟庶人祭於寢後世廟非賜不得立先儒以爲情靡伸也於是斟酌古禮爲祠堂之制以廣夫士庶人之孝者而達卿貴仕得通行之是故以奉先則幽者歆以序族則渙者萃以建宗則統者一君子之欲孝敬者于是亦得自

逐矣。嶽桃溪之潘文獻宗也。其始閩三山人。唐末避亂而居歙。後諱逢辰者。上書闕下。不報。徙而隱。娶是爲桃溪。始遷之。祖傳四世。至初公益。大潘氏之業。潘之祭。則歲首有團拜之儀。寢堂有懸像之祀。祀畢有餽餘之飲。繇宋歷元。至于今。率行之。世遠族蕃。廳事至不能容。亦有謂其簡畧。非制。正德間。前按察僉事孫倡。修譜牒。嘗欲會族建祠。未果。而卒。按察之從弟。今少司馬公珍。從子少宰公旦。始議捐俸。圖成之。乃以謀于其族之長。且賢者。又以謀於其族之仕。而有祿者。議咸如。少司馬公少宰公。乃相宅於溪之朱紫嶺。負陰面陽。雙渠合流。羣

峰插天下者。曰詳諸宗所至。道里均焉。鳩工庀材。是是度堂室。楹龕咸應。執法中以奉始祖。考妣再世而下。則標祀其有齒德。官勲及文學科目者。馳封典者。各以昭穆而咸。耐廊廡庫厨倉廩書塾繕飭具完。繇以周垣題其門曰桃溪潘氏祠堂云。二公以嵩辱末寮。屬爲之記。夫古禮之不復久矣。昧者安陋。誦者限財。弗得者限制。故舉世行者。鮮天子之卿秩。視大國之公。潘氏之法固已得準古。五廟之祭矣。內而兼少宰司馬。外而合都憲岳伯郡牧之祿。宜爲此無難焉。或者以謂服盡之祖遠而不祭。有後之宗。踈而不耐。先儒以爲祀止高曾。固

也然克類析義疑有未盡故程氏謂祭先之道但可知者無遠近多寡皆得祀此泝流而源推枝於幹所謂報本合萃之道也詩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言乎積而大也潘之初祖邛闈建疏功罔被於斯人遺休明德積數十葉乃光顯碩大在今日爲極盛所謂德厚流光盛德必百世祀者是已沿情定義不規規於合古而惟求當於吾心蓋亦君子所不廢焉潘氏必有以處此矣乃若少司馬少宰二公勲庸位遇日大而隆予以贊翊我皇上惇睦昭明之治則又自其施於家者始而羣從競真聯華媿美乎古潁川高陽之宗榮祚彌遠宗祊彌輝

君子當有嗣而書之者祠作于甲午之冬十月迄工于乙未之夏四月云

朝昕亭記

太傅張公於賜第之西作朝昕亭有客過而賀焉曰美哉亭乎觀名可以思義矣太傅公曰何哉爾所謂義者客曰台闈之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臨于會泉是謂蚤食臻於衡陽對于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薄于虞淵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是故朝昏晡朏有循環之義焉茲公之名茲亭也其然乎太傅公曰善

故言乎善言必再客曰台聞之右者諸侯朝而辨色端
委立朝晝而考職陳力就列夕省典訓懲愆思答而後
即安卿大夫朝稽其政浚明官歲書量其食宜序民務
夕覈其業庀修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簡以法坤
晝而講貫易以法乾夕而習復仁以法聖而後即安是
故夙興夜寐有惕厲之義焉茲公之名茲亭也其然乎
太傅公曰善哉言乎善言必三客聞易有之君子終日
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又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
德是故登斯亭也察其容光知道之本仰其鑒臨慎處
之獨于乾夕惕則以保富有之業不然則墮有豐節之
憂于晉昭明則以崇日新之德不然則晦有明夷之傷
夫大禹聖人也惟寸陰是惜文王亦聖人也雖日昃不
遑聖人且然而况其他乎茲公之思茲亭之義也其將
寅畏凜新惟日不足斤斤天明永錫之福矣乎故曰觀
名可以思義矣太傅公作而曰善哉言乎請書以銘于
亭

閑齋記

少宗伯汪公以閑名其齋于是學者稱爲閑齋先生而
其義或未之能悉也嵩聞侍坐請焉公語之曰子知夫
學乎天學以治身而已治身之道凡于食息起居之小

以至用於家國天下之大無須更可去於誠所謂誠者
實理在已無非僞邪妄之于而已易乾之文言曰閑邪
存其誠言始讀易至閑之一字惕然悟曰茲非學之要
乎吾取以名吾齋雖然閑之功難哉嘗試思之容貌欲
其正也而或失於暴慢思慮欲其整也而或失於繁亂
語言欲其重以舒也而或失於輕疾以至飲食起居事
物應接之際無不欲得其宜也而或失於恣肆迷惑若
是者皆誠有未至也誠未至者邪之爲害也是以君子
之學貴閑邪閑云者如防以止水如垣墉以禦寇私欲
之在外者榮之不入則天理之在內者不待存之

自存矣昔者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太公敬勝意
義勝欲夫子教顏淵非禮勿視聽言動制也勝也勿也
皆閑之義也而敬爲要敬則一一則天君泰然百邪退
聽而無所事於閑矣嗟乎此聖學也而予也竊有志于
是而未能焉子其爲我記之嘗嘗從公翰林見其指事
陳義醇深雅厚則以爲妙於文詞敷導諷諭剴切明暢
則以爲優于勸講見公居冑監正規端則整肅嚴毅則
以爲良於範模見公剖紛應遽周練明達隨所施而克
當也則以爲長於經濟而不知其本原之地所存養者
有其要操修者有其實守之貞固故發之闕碩若是也

且公作堂于雙溪之上而名之曰閑初則公旣以乾之
九二閑其身又以家人之初九閑其家矣吾聞君子身
修而家齊則國天下治平由之他日欲觀公輔德格天
之業者其殆權輿于此乎請遂以公言記公之齋而因
以示夫學者使相勉于是學也成已及物亦公之志也
歟

分宜新建萬年橋記

增

分宜邑治前瞰秀江發源于楚萍至此滯溜而邑之西
東限以兩山束以巨峽每春夏之間水瀑溢洶湧往來
者以涉爲病迤東三十步有清源古渡路當要衝有司

濟以二艇間歛民財斥官帑比舟加板聯爲浮橋以通
濟之然水稍泛濞橋復斷病涉猶故而一造費數百金
越四三年輒壞居民行旅盼江漲而廻轍迫則從舟橫
奔而渡頻罹覆溺頃歲子侍郎世蕃以事歸嘗兩捐金
造舟與橋民頗稱惠然邑父老謂必造石橋庶可永久
而費則鉅萬合辭詣蕃以告復致書京師以告於予曰
公爲宰執當爲斯邑建千古長計予私自念屢歲荷蒙
皇上賜金雖嘗捐造宜春二橋而此舉猶不可已父
老言良是廼興石橋之役始度地相址議者爭論東西
弗決有指今處者曰盍在斯廼櫃水畚土探其底則下

有巨石橫亘其平如砥遂加石立墩稍移之東西則深
溪浮沙邈無涯矣信異哉若天設地創焉先是予往來
吳中閱橋而美於是徵匠買石於吳川運山伐載以巨
艦溯江入湖至於樟鎮灘水淺涸易數百小舟乃獲抵
于宜而石猶不敷將往吳復買之一日鄉氓來告邑西
揚江之岨有石盍採諸往穴數處果獲石堅大豐盈用
遂以足旣謀合財集制定工興醜水爲道凡十一空其
長一千二百尺有奇廣十有八尺翼以兩欄如其長之
數計用白金爲兩萬餘縣令許侯從龍出力經畫侯吳
人也故計處甚習以被 召去典史馮承源耆民張滄

王治龍張梧則專董其役郡守張公任節推蘇君景和
時勤督勸勞有加巡撫中丞前可泉蔡公鍾陽馬公繼
吉陽何公巡按侍御五台徐公東泉鄭公行部至皆親
往臨視申飭羣吏罔敢弗其經始於嘉靖丙辰秋九月
訖工於戊午冬十月行者嘻嘻獲屢坦途易危以安罔
不稱便夫自有天地則有此山川歷今凡千百載橋渡
之建古今人非不欲創構之也悉阻于時力而有不能
予始者惴惴焉以難成爲慮旣而禱於山川以徼神明
之佑又賴諸大夫之力乃克有成噫亦難矣父老以書
來謝曰是惟萬人之緣萬年之利也吾儕敢不德公之

金屋集卷三
賜予曰非也吾非歷任之久叨錫與之隆其曷能焉此
吾君之賜也自古人臣受君之賜則作爲銘誌以示
弗忘江漢之詩曰作召公考天子萬年曷名斯橋曰萬
年橋以無忘聖天子之恩以仰祝萬壽與天地相爲
無窮焉此吾之志也遂勒石以記

